

兩岸失衡軍事與未來和平的可能：Colin Elman 類型學及國際關係理論綜合的分析觀點*

陳憶綾

陸軍官校政治系講師

東海大學政治系博士生

摘 要

後冷戰時期，世界大戰似乎已成為過去式，在可預見的未來，似乎也不會發生。和平是國際關係實務中，國家長期追求的目標，也是人類開始建立國家後共同理想。

兩岸關係自開始交流後，雖呈現熱絡與和平狀態，但兩岸的敵對狀態卻未結束，在軍力對比上是呈現往中共方向傾斜的失衡狀況；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越是失衡的「軍事」實力，兩岸間的緊張情勢反而是日趨和緩。這樣的情況，又要如何解釋呢？國際關係學者 Colin Elman 透過建立解釋性模型，將權力威脅強弱分析作類型分類，其中距離遠近、能力高低、以及攻擊意願強弱，將會影響威脅程度的高低，藉以說明軍事失衡所帶來的和平。本文嘗試以 Colin Elman 的類型分析，並結合國際關係理論綜合的觀點，探索兩岸之間的軍力因軍事實力失衡，而威脅逐漸加大，但卻因兩岸交流頻繁，反而顯示更為和平的象徵。本文認為維護自身軍事實力，是國家生存的基本條件。然而經由建立共識，逐步朝建立信心建立機制、兩岸經貿聯盟或治理的方式，將可作為和平的穩定基石。

關鍵詞：解釋性類型學、和平、信心建立機制、治理、同盟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 2013 年 12 月 7 日國際關係年會，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主辦，南港:中央研究院。

The Military Imbalance and the Prospect for Peace in Cross-strait Relation

Yi-Ling Che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R.O.C. Military Academy
Political Science of THU

Abstract

After the Cold War, it is impossible for world war to occur. Therefore, Joseph S. Nye introduces the term of soft power and smart power that are respected by many people. However, in this case, there is military imbalance in Cross-Strait but peace. However,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the more unbalanced the military the more peace. Colin Elman had made the threat type, including distance, ability, willingness to attack or defend. Colin Elman thought that the military imbalance in Cross-Strait is increasing menace. Although the actual distance has not changed, technological advances shorten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invisible restrictions. Although frequent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can be used as a symbol of peace, the most important is to keep the military capability to earn the peace negotiations basis.

Keywords: Explanatory typology, peace,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CBMS), governance, alliance

壹、前言

和平是國際關係長期追求的目標，也是人類開始建立國家之後，想維護的共同理想（林碧炤，2013）。從 1949 年以來，兩岸目前的現況，呈現最好的狀態，台灣海峽問題已不再是火藥庫（Goldstein, 2013；Rudd, 2013）。對於多數人的觀點認為兩岸關係已經由過去的意識型態之爭，隨著兩岸藉由「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簽署各項協議開放交流，以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開放兩岸貨品服務往來，逐漸進展成實質合作的階段。然而，兩岸政治分裂分治的事實仍然存在，對於中共而言，在面對台灣問題，仍有不可跨越的紅線，在中共「反分裂國家法」中提及：台灣從中共分裂形成事實、將發生可能導致台灣從中共分裂的重大事變，以及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則為其對台動武之依據。簡言之，就是台灣獨立於中國（共）之外。中共每兩年公佈的《中國的國防》國防報告書中，對於台灣問題始終堅持不排除、不放棄動武的可能。是故，本文的問題意識在於我們面對假想敵中共的國力日益壯大，其犯台的意圖與能力是足以遂行武力統一的作戰行動，但兩岸的關係為何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和平狀態，何以中共沒有藉由其強大國力直接以軍事武力入侵台灣，完成統一呢？。是因為台灣仍維持著相當的軍事力量嗎？或是中共考慮美國介入台海戰事的可能性呢？或是中共考慮台海戰事對其本身國家發展造成的負面衝擊呢？或是中共考慮台海戰事對於兩岸人民造成的情感傷害呢？否則，目前在兩岸軍事失衡的狀況，所獲得的「和平」又是怎麼而來的呢？

冷戰時期歐洲國家為避免美蘇強國錯估敵對情勢而在歐洲發動戰爭，甚至是核武戰爭毀滅整個歐洲地區，遂發展出信心建立機制（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CBMs）預防性作為，成功地預防了歐洲戰事，並成為後冷戰時期預防各地區衝突的參考典範。同樣地，台灣海峽兩岸地區也是諸多學者建議發展信心建立機制的地區。兩岸如何建立一個安全的互信機制，進而塑造一個良性的和平環境。不論是中共或台灣，皆因主權、政治及軍事等高政治問題，對於此議題之可行性仍有待商榷，然而交流頻繁以及台灣地區對中國大陸地區貿易依存度高，卻是不變的事實。本文嘗試透過運用 Colin Elman 類型分析，以學術探討的方式說明當前兩岸關係的情勢與未來可能的發展，希冀能夠提出適當的理論解釋及可行的政策建議，維持當前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

貳、從公開文件評估兩岸軍事實力

過去，台灣海峽曾被視為火藥庫，當前，兩岸密切交流的程度，似乎淡化衝

突的可能。然而，中共近年來國防預算總以兩位數字的比例成長，造成鄰國對此感到威脅。美國向來關注中共的國防軍事發展，尤其歐巴馬（Barack Obama）「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政策，在加強亞太地區軍事佈署，面對快速發展的中共解放軍軍事實力，無疑是一種壓力。習近平在 2012 年訪問美國行前接受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採訪時說：「當前亞太國家最關心的是保持經濟繁榮...人為地突出軍事安全議程，刻意加強軍事部署、強化軍事同盟，恐怕並不是亞太地區所樂見」（自由時報，2012）。中共顯然不樂見美國在亞洲的軍事行動，認為是在圍堵中共的崛起。

隨著中共經濟的改革開放，其軍事力量的發展，逐漸受到各國所注目，並於 1998 年發表了第一部《國防白皮書》。其中包含三個目的，第一是對外增信釋疑。對外宣示有關國防的基本政策，傳達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重要資訊，可取得增信釋疑的效果。其二則是對內提升國防意識。有助於營造關心國防、支援國防、建設國防的良好氛圍，激發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增強憂患意識和民族凝聚力，調動人民群眾支援國防建設的主動性和自覺性。第三則是對敵威懾警示（陳舟，2011）。雖然中共在 2013 年版的《國防白皮書》首次公布其兵力數額與番號，藉此表示其透明度，但該數據番號已散見於其他文件。而每年中共兩會期間所公布的國防預算，由於其國防科研、武器銷售收益、武器採購支出、國防工業對外營收及武警部隊經費等均未列入國防預算中，故其透明度有待商榷（國防部，2013）。故在探究中共解放軍軍事實力借用美國國防部對解放軍的研究，作為佐證其軍事力量的證據。兩岸不論是軍事議題上或經貿合作，美國雖具有影響力，基於論文篇幅，本文僅針對我國與中共相互之間的關係，作為論述的重點。

一、我國近年國防報告書

我國國防部自 1992 年起定期出版《國防報告書》，作為說明當前的國防政策與施政重點，同時展現國防透明度，藉此增進人民對國防的信心，進而支持及參與國防建設。期間經歷 1996 年台海危機，政權輪替等事件，直至 2013 年止，共出版 12 冊。各版的《國防報告書》始終表明 1949 年兩岸成為分立的兩個政治實體，不論是政治或者軍事，皆採取敵我對立的立場，然隨著 1987 年我國開放至對岸探親，兩岸逐漸開啟零和的狀態。1989 年中共經濟改革開放，在經濟持續發展與綜合國力提升下，自信心亦大幅增加，對深化區域及國際影響力之意識益趨強烈，藉「和諧世界」、「睦鄰外交」與「國際維和」等諸手段，降低或淡化國際對其擴張之疑懼。然其大幅擴張軍力對兩岸情勢的壓迫，以及全球相關區域之安全威脅並未降低，國防透明度更遠不及國際社會預期（國防部，2011）。

故兩岸雖在經濟貿易高度依存的現狀下，但在軍事戰略上，仍以中共作為假想敵。

比較兩岸軍事力量，在人數上，解放軍三軍（含第二砲兵）部隊，現有人數約 227 萬餘人，我國總兵力至 2014 年底精簡至約 21.5 萬餘人，就兵力而言，共軍總兵力幾達國軍總兵力的 10 餘倍¹（國防部，2013）。就武器裝備而言，在彈道飛彈及潛艦方面，共軍已具絕對優勢；另陸、海、空軍整體兵力優勢亦逐漸向共軍方面傾斜。若以 2010 年兩岸國防預算比較，整體而言，兩岸國防預算比較最高差距將達 21 倍之鉅（國防部，2011）。此外在 2013 年公布的《國防報告書》中特別強調，中共規劃於二〇二〇年建置完成對臺用武全面性作戰能力，並持續以聯合作戰為基本作戰形式，期有效遏止外軍介入其對台之攻略，顯見中共對我威脅未曾稍減（青年日報，2013）。若僅從《國防報告書》所分析數據上的差距，及其用字遣詞，很難同意兩岸之間是否存在和平的想像。從歷年的《國防報告書》中，我國政府仍認定中共的意圖幾乎都是明確且具威脅的訊息。

我國在國防戰略指導下，係以「防衛固守、有效嚇阻」為軍事戰略構想。防衛台灣的核心戰力為飛彈防禦與制空戰力。陳文政分析認為已在 2007 年開始向中國傾斜，而在 2009 年兩岸制空戰力差距將擴大至 1：3 以上。估計此一失衡狀態，在未來 10 年間持續擴大，極可能在 2020 年擴大至 1：8 到 1：10 的狀態，即便國軍在 2014 年後陸續獲得 F-16C/D 與 IDF-2 戰機的升級，也只能微幅改善兩岸制空戰力比嚴重失衡的狀態（陳文政，2010）。此外，現階段對於武器獲得部分，仍充滿不確定性，在無法確保掌握台海制空權下，國軍不論是水面與地面戰力均難以發揮既定作戰效能。

二、美國國防部評估解放軍軍力報告

2000 年開始美國國會要求其國防部每年針對中共的大戰略、安全戰略、軍事戰略與作戰構想以及解放軍的軍事科技發展等議題提交報告，直到 2013 年已經發佈了第 13 份關於解放軍軍力報告，報告中凸顯美國軍方的觀點，試圖全方面理解中共軍事發展的狀況及關切其推動戰略之目的。

2006 年美國提出的《中國軍力報告書》指出兩岸軍力已經向中國傾斜（DoD

¹ 我國 2013 年《國防報告書》中論及中共解放軍軍力為 227 萬人，日本矢板明夫所著《習近平共產中國最弱勢的領袖》一書中提及中國軍隊總人數目前是 230 萬人。另美國學者黎安友、施道安鎖住《尋求安全感的中國》認為解放軍軍力為 225 萬。與 2013 年《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之國防報告書所載，其陸軍人數為 85 萬，海軍 23.5 萬，空軍 39.8 萬，總計 148.3 萬（不含二砲部隊）有所差異。推估《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中應未包含武警民兵等武裝力量。

2006)，報告一改前年聲稱兩岸軍力「逐漸向」中國失衡觀點，改稱兩岸軍力已向北京傾斜，美方同時評估，中國軍力發展已超過攻台所需。2013 年最新公布的中國軍力報告書中，認為台灣海峽潛在的威脅為中共每年投資的軍費，主要的動力（USDoD,2013）。2012 年馬英九先生連任總統，雖延續兩岸情勢的和緩，然而中共對台軍力的威脅並未明顯改變，也未曾放棄對台動武（USDoD,2013）。然而比較近兩年的軍事力量部署，可以從數據上看出其威脅並未降低，且逐漸上升。中共軍事投資的重點和驅動力仍然是應對台灣海峽意外事件。報告提及，台灣為了推動募兵制，不但通過裁減兵力騰出資源，還把對外軍購和自製專案的費用挪用到募兵預算上，仍不足應對募兵高額成本；在美國眼裡，國軍的投資是不足的（蔡萬助，2013）。當然對於美國而言，鼓勵台灣增加國防預算，並挹注在國防工業投資，將有助於對軍售經費的提升。但從近兩年中共軍隊在東海與南海艦隊的配置，以及空中優勢的提升，對於台灣在制空及制海權的優勢，都是愈趨悲觀的傾向。

表 1：2012 與 2013 年解放軍軍力對台威脅評估

2012 與 2013 年解放軍軍力對台威脅評估			
	解放軍	解放軍對台威脅	國軍
驅逐艦	26/23	16/16	4/4
護衛艦	55/52	44/44	22/22
登陸艦	28/29	26/27	12/12
柴油攻擊潛艦	48/49	30/33	4/4
核子攻擊潛艦	5/5	2/2	0
海岸巡邏隊（導彈）	86/85	67/67	61/45
戰鬥機	1570/1700	310/330	388/388
轟炸機	550/600	180/160	22/22
運輸機	300/475	40/40	21/21

註：解放軍任務不僅針對台灣，尚包括臨邊地區，故針對台灣有威脅部分，陸軍主要為南京軍區、廣州及濟南軍區；海軍：東海艦隊、南海艦隊；潛艇和兩棲戰力為解放軍在亞洲最大的戰力。艦隊編組彈性。解放軍空軍可透過靈活調整，以配合其任務特性。

資料來源：U.S DoD (2012).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7-29. U.S DoD (2013).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75-76.

三、民間研究機構與學者的評估

除了我國與美國的官方資料外，民間的研究機構與學者也對於兩岸軍力進行評估。例如「國際戰略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出版的歷年《軍力平衡》(*Military Balance: The Annual Assessment of Global Military Capabilities and Defence Economics*)中，有關於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部分，都指出中國大陸軍力發展已經遠遠超過台灣了(IISS, 2014:206-208)。「全國亞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出版的《超越台灣海峽》(*Beyond the Strait: PLA Mission Other Than Taiwan*)，更明確指出中共解放軍的軍力已經不再只是針對台灣海峽了，而是亞太地區及其他地區了(Roy Kamphausen, David Lai and Andrew Scobell, 2009)；另一本《上坡的挑戰》(*Uphill Challenges: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Asian Security*)，也指出中共的軍事現代化已經超越台灣海峽衝突所需，對亞洲安全造成威脅(Ashley J. Tellis, 2012)；還有《戰略亞洲 2012-2013 年》(*Strategic Asia 2012-2013: China's Military Challenges*)，也在關注中共軍事現代化對於台灣海峽及亞太地區的威脅(Ashley J. Tellis and Travis Tanner, 2012)。「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出版《一個平衡的問題》(*A Question of Balance: Political Context and Military Aspects of China-Taiwan Dispute*)，提出海峽兩岸軍力已經向著中國大陸失衡，造成美國與台灣是否有能力防衛台灣的問題(David A. Shlapa, et al., 2009)。著名的「詹氏資訊集團」(IHS Jane's)的《詹氏季刊》(*IHS Quarterly*)更是關注中共國防現代化對於全球安全的影響(IHS Quarterly, 2014)。「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出版《中共軍事現代化與兵力發展》(*Chines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Force Development: A Western Perspective*)，對於兩岸的軍力進行評估，長期趨勢顯示出中共增加部署於台灣海峽附近的兵力，台灣則是相對地減少(Anthony H. Cordesman and Nicholas S. Yarosh, 2012: 192-216)。不僅是這些民間機構的學者專家，學者專家也對於近年台灣海峽的軍力失衡，表示關切與憂慮，認定即使現在仍是危險(Wachman, 2009; Sheryn Lee and Benjamin Schreer, 2013)。

四、綜合比較

我國國防部、美國國防部及民間機構學者都對於中共在對台問題上，其犯台「意圖」與「能力」的判斷仍然是偏向負面，都明確指出中共有意願且對台軍事

威脅逐漸增強。確實，歷年來，我國的國防報告書中，主要料想的軍事威脅來自於對岸，由於中共並未放棄以武力犯台，並且加速其軍事現代化，在其「意圖不變、能力增強」的狀態之下，一般狀況而言，兩岸情勢應屬緊張狀態。但兩岸隨著各項交流日益頻繁，從過去「三不政策」到「三通四流」，甚至開放大陸人士自由行，兩岸通婚，各種民間交流，加上經貿依存度依經濟部統計，截至 102 年 8 月底止，企業赴大陸投資佔我對外投資總額比重達 62.8%。貿易佔我外貿總額比重為 29.3%，出口佔我總出口比重為 40.1%（含香港）（陸委會，2013）。在多重相互依存下，中共選擇使用軍事動武，似乎是不得已的選項。如同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在《地球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這本書提到，如果兩國都有麥當勞，戰爭就很難發生。只要兩國都在戴爾（Dell）的供應鏈中，就很難戰爭（楊振富、潘勛譯，2005）。這個理論的最大考驗就是台海兩岸。也或許說明，威脅與互賴呈現並行增加的趨勢。

如何在海峽兩岸關係既充滿威脅又充滿合作互賴的趨勢中，尋求國際關係理論的學術解釋或說明，常是國際關係學者尋求的學術研究目的之一。無論從哪種國際關係理論詮釋兩岸關係，仍是有所爭辯的，難有共同一致的理論詮釋（包宗和、吳玉山主編，2012）。即使如此，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依然尋求詮釋兩岸關係的發展。

參、國際關係理論對兩岸關係發展的解釋

解釋性類型學的是國際政治質性研究的有利工具，當學者系統性的去運用並分享該種技術，類型學將是最有利利用的價值（Colin Elman,2005）。本文借用 Colin Elman 所建立的模型分析兩岸關係，由於模型的建立，是透過現實主義分析途徑，故在實際運用上，仍有不足之處。但這樣的分析途徑是國內研究兩岸關係中，尚未運用的途徑，殊值藉由理論綜合的方式，結合其他的國際關係理論觀點運用於兩岸關係的研究。

一、Colin Elman 解釋性類型學的模型分析

類型分析有利於歸類。Elman 主要依據 Kenneth N. Waltz 的觀點，建立複合型概念模型進行分析，主要的變數共有四個：能力、意圖、攻防偏好以及距離。無論是權力平衡理論或威脅平衡理論，其中涉及的變數很多，除了權力的加總之外，同時應注意地理上的距離（Colin Elman,2005:300）。從 Elman 的分析圖中，依照能力高低、距離遠近、善意惡意以及攻擊防禦偏好，區分為 9 種類型。每一

種類型再分別計算其威脅的分數。分數越高，則威脅越高；反之則威脅漸緩。

上述四個變數中，能力可從有形的「數據」作為立論的憑據。海峽的「地理距離」，也可以從測量中得知。兩岸軍事實力，相較之下，中共就武裝裝備數量上或是國防預算，高於台灣。台灣海峽平均寬度為二百多公里，屬於近程，這兩個部分是無法改變的實際狀況。然而，意圖及攻擊或防衛的偏好是自變項，中共逐年以兩位數的成長率增加國防預算，發展軍事對於台灣的意圖是否為善意或惡意，或者長期以來，是否仍存在「對立」，我們仍無法斷言其意圖。然若從美國的解放軍軍力報告書中所獲得之答案，則答案則是肯定的一惡意的攻擊型態。在2013年中共國務院所公布的《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白皮書提及：

「...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中國堅定不移的國家意志和戰略抉擇。中國始終不渝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禦性國防政策，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不干涉別國內政，永遠不爭霸，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軍事擴張。...台獨分裂勢力及其分裂活動仍然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最大威脅。...維護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保障國家和平發展。這是中國加強國防建設的目的，也是憲法和法律賦予中國武裝力量的神聖職責。堅定不移實行積極防禦軍事戰略，防備和抵抗侵略，遏制分裂勢力」。

在分析上，若中共認為台灣分裂必須儘快處理，或任何使中共認為台灣企圖改變現狀，則對台灣之意圖則為惡意，且對台偏好使用攻擊型態，則其威脅估算分數則可設定為最高分12分。反之，在台灣未片面改變現狀的條件下，中共對於台灣的攻防偏好，應屬於防禦性的國防政策；且軍事發展對台灣而言，屬於中性或善意。因未能確認其真實意圖，且目前對台政策，兩岸關係和緩，若採取較為中性的態度，基於其積極防禦軍事戰略則威脅估算分數則設定為5分，或4分，如表11。這樣的分數設定，純粹是為了便於分析之用，只是呈現威脅的程度高中低而已。若是要實際運用於經驗研究，那就需要發展出相關變數的指標（indicators）與指數（index）了。

此一類型當中，解釋兩岸關係其中最不可預測的部分就是其「意圖」。現實主義所談的威脅，意指「有能力」且「有意圖」。國家追求自身利益，為權力與安全相互競爭，若從這兩個面向，在軍事能力已經傾斜的部分，已具備「能力」；再者，若觸及中共紅線，台灣則主動挑起其犯台「意圖」。從此兩種面向，似乎無法理解在目前的兩岸關係為何是前所未有的「和平」，只能從權力使然導致的結果作說明。國際關係最核心的概念就是權力。意指一國有要求他國什麼可以做及什麼不可以做的特權（Barnett and Duvall, 2005）。不論權力是目的或手段，這也是現實主義最主要的論點。然而隨著兩岸互動的多元化，單就國防軍事面向的對立，無法解釋所有的現象。故論述兩岸和平，同時必須對照兩岸發展現況，才

不致於推論偏頗。同時也需要以理論綜合的觀點，運用其他的國際關係理論觀點補充此模型分析所不足的地方。

另一方面，由於兩岸關係，存在複合式相互依賴，加上領導人的意圖，從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研究觀點，把研究焦點放在系統層次的變數如何透過國內及個人層次而產生出結果。簡單的說，由於無政府狀態（anarchy）和極性（polarity）無法單獨地說明行為和結果，所以新古典現實主義學者開始探討並檢驗脈絡情境對外交決策考量的影響。某些學者研究的焦點是在第一意象變數（first-image variables，也就是個人層次）的角色上：其如何影響外交政策的選擇。這些變數包括：情緒、團體內／團體外的差異、認知、社會認同理論、人格、風險規避等等（宋興洲、林佩霓，2009）。領導人的外交政策選擇，成為一個可觀察的指標，尤其馬英九總統本於兩岸應該「擱置爭議、求同存異、正視現實、共創雙贏」原則所提出的「活路外交」、「外交休兵」理念，避免與中共在國際社會競爭、對立與衝突（總統府，2008b）。中共相信馬英九總統此項理念，也就沒有刻意爭取台灣的外交友邦國家，以展現其重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決心。

二、其他國際關係理論途徑的補充論述

在運用 Colin Elman 所建立的模型分析時，已經說明 Elman 是以 Waltz 的現實主義發展其模型分析的觀點。但隨著時代的改變，為因應新的國際情勢及議題，舊理論開始有了修正，甚至出現了全新或綜合的理論（Andrew Moravcsik, 2003; Giulio M. Gallarotti, 2010），彼此在相互爭辯中試圖以理論綜合的方式解釋這些新現象。在國際關係理論彼此爭辯的過程中，在若干議題上也出現了理論匯合或綜合，理論間在若干概念上的界線也逐漸模糊。理論性的思考必然對於國際現象感到困惑（Rosenau, 1980）。過去學者多用現實主義觀點理解兩岸關係，但兩岸從過去的不接觸到現在的經貿、文化、旅遊等往來互動頻繁，儼然形成一種複合式的互賴關係（complex interdependence）。依據新自由主義的觀點，複合式相互依賴存在三個基本特徵：第一，存在許多渠道的社會聯繫，這種聯繫將使國際社會內部的相互聯繫和相互依存大大增強。其次，越來越多問題進入國家間關係議程，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區別越來越小。第三，軍事力量多元作用日益明顯。「複合式相互依賴」對世界政治進程的影響包括：第一，由於軍事力量的地位下降，軍事強國越來越難運用總體的支配地位，來控制自己所處弱勢問題。第二，經濟增長和敏感性相互依賴增加，產生許多國內和國際問題，並影響到議程的設置；各問題領域中權力資源變化也將對議程產生影響。第三，聯繫管道多元化，模糊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區分（Keohane & Nye, 1977）。從低階政治（經濟、社會、

文化)的緊密互動,隨著時間的推進,進而產生擴散的效應,高階政治(政治、軍事)能夠進而有所進展。

然而,目前為止,在軍事上的互信機制,仍有待商榷,尤其中共仍然部署相當數量的兵力與武力在東南沿海地區,其針對台灣的威脅相當明顯,而且兩岸軍力失衡日趨嚴重,台灣既沒有核子武器,又必須依賴美國提供先進武器裝備,難以與中共發展出如同歐洲地區的軍事互信機制,顯示該觀點仍有侷限性。尤其1990年代起兩岸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李登輝、陳水扁及馬英九)都呼籲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中共積極推動,但我國認為主客觀條件未成熟,仍有諸多障礙與限制(吳傳國,2014;王官德,2013)。基本上,這是涉及兩岸領導人對於軍事互信機制與政治互信機制之間關係的認知差異,我國家領導人是以政治互信為軍事互信鋪路,將推動政治互信機制作為軍事互信機制的先期工程,前者是工具或方法,後則是目的或目標,前者是要為後者開道前進,尋求兩岸全面性的互信機制後,才能進行軍事互信機制,確保台灣的國家安全。但中共國家領導人則是以軍事互信先行政治互信跟上,先推動軍事互信機制去除推動政治互信的障礙,例如美國對台灣的軍售,以及台灣本身的基本武力,迫使台灣領導人必須進行政治談判而簽署兩岸和平協議。兩岸至今對此仍未形成共有的觀念或共識,也就無法相互建構軍事互信機制或政治互信機制了。

建構主義重視結構與行為體之間的關係是相互建構,與共同決定。互動之後所形成的「共有觀念」,成為社會結構的重要組成,此一共有觀念,可以帶來合作、協調或是衝突。在全球化時代,傳統的國家安全觀受到質疑。新的國家安全觀包含了安全主體的多元化—突破以國家為單位來考量安全問題、安全要素的多元化—涵蓋傳統要素之外的經濟、社會、文化、科技和環境等要、安全結構的綜合化、安全手段複合化以及安全性質的不可分割性(翁明賢,2003)。兩岸互動的過程當中,建構對彼此的認同,同時對於經濟與軍事甚至是政治上,卻又懷抱不同的認知,不可逆轉密切的經貿關係,若從墨西哥與加拿大與美國簽訂北美自由貿易組織(NAFTA)這段過程,認識到曾經使這兩個國家在外交政策選擇產生困頓,甚至視為外交政策的禁忌,歷史上抵制外資政策,其中爭論也包括主權與經濟的發展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保持體制和意識形態再製的機制,構成了一個令人驚訝的逆轉(Golob, 2003)。相反地,這從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似乎也可以觀察出某些不同的端倪,台灣經貿依存中國大陸的程度日漸增高,但同時也增加了若干人民對此依存度的恐懼與擔憂。無論從「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到「自由經濟示範區」,都可以發現此不同的不可逆轉關係,若以建構主義而言,現階段海峽兩岸關係交流密切,尤其是兩岸人民往來頻繁,但我國未曾放棄建立與維持國防軍事力量的決心。然而,若是在兩岸互動的過程,

逐漸建構對彼此的信任，進而產生相當程度的共同理解、共識與身分認同，則就可以認為兩岸的和平，因互動下產生了康德文化「朋友」的認同。然而，台灣地區內部對於兩岸關係發展尚未產生共同的理解、共識與身分認同，仍有許多確定與不確定的未知（翁明賢，2010）。如同上述因為兩岸經貿關係密切發展，反而出現不同於美墨兩國的不可逆轉關係，似乎更加深兩岸關係在建構信任與共同理解及身分認同上的隔閡。

綜合上述的國際關係理論（新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補充觀點，是有助於 Colin Elman 所建立的模型分析兩岸關係的發展，尤其是中共對台灣是惡意的攻擊型態，但卻又展現出和平發展的道路，其中涉及的變數很多，這部分藉由其他理論的補充，也就更能顯現出 Elman 所建立的模型分析是個初步的分析架構，是從現實主義的觀點分析兩岸關係的本質，進而再藉由新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的補充觀點分析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道路。當然，在某種程度上，以這樣理論綜合的分析方式，是假定了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是朝向和平與信任的方向。但是除非兩岸關係發生重大的歧異觀點，例如 2016 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產生一位對中國大陸抱持著敵意或意圖脫離中國的當選人，那這樣的假定就勢必要有修正了。另外，兩岸經貿關係的密切發展，卻產生台灣地區人民更多的憂慮或恐懼，而阻礙兩岸經貿關係的持續發展，迫使中國大陸對台灣採取較不開放的經貿政策或是暫緩兩岸自由經貿的發展，致使台灣的經濟發展減緩或倒退，兩岸關係恐怕會回到惡意攻擊型態，軍事或政治上的對抗又會重新開始，這樣也就不會朝向和平與信任的方向。最後，若是中國大陸與日本因為釣魚台主權爭議而發生武裝衝突，甚至擴大到美國幫助日本作戰，迫使中華民國必須選邊站時，其中就涉及到身分認同的爭議了。台灣是「中國人」的身分認同或是「民主國家」的集體身分認同，影響著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方向。當中國大陸認定台灣放棄釣魚台屬於「中國」的「中國人」身分認同時，或是美日兩國認定台灣在此議題上屬於「中國人」身分認同時，「台灣人」的身分認同是不可能存在的。兩岸關係也就升高至 12 分的惡意攻擊類型，台海戰爭也就不可避免，遑論朝向和平與信任的方向了。

表 2: 能力高

攻防傾向意圖

惡距		攻擊	中性	防衛
意離	Near近	12	9	8
	Close中	11	8	7
	Far遠	10	7	6

能力高

表 5: 能力中等

攻防傾向意圖

惡距		攻擊	中性	防衛
意離	Near近	11	8	4
	Close中	10	7	3
	Far遠	9	6	2

能力中等

表 8: 能力劣

攻防傾向意圖

惡距		攻擊	中性	防衛
意離	Near近	10	7	6
	Close中	9	6	5
	Far遠	8	5	4

能力劣

表 3: 能力高

攻防傾向意圖

中距		攻擊	中性	防衛
性離	Near近	9	6	5
	Close中	8	5	4
	Far遠	7	4	3

表 6: 能力中等

攻防傾向意圖

中距		攻擊	中性	防衛
性離	Near近	8	5	4
	Close中	7	4	3
	Far遠	6	3	2

表 9: 能力劣

攻防傾向意圖

中距		攻擊	中性	防衛
性離	Near近	7	4	3
	Close中	6	3	2
	Far遠	5	2	1

表 4: 能力高

攻防傾向意圖

善距		攻擊	中性	防衛
意離	Near近	8	5	4
	Close中	7	4	3
	Far遠	6	3	2

表 7: 能力中等

攻防傾向意圖

善距		攻擊	中性	防衛
意離	Near近	7	4	3
	Close中	6	3	2
	Far遠	5	2	1

表 10: 能力劣

攻防傾向意圖

善距		攻擊	中性	防衛
意離	Near近	6	3	2
	Close中	5	2	1
	Far遠	4	1	0

Colin Elman(2005). Explanatory Typologies in Qualitativ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9(2), 303

表 11

	攻擊	中性	防禦
善意	8	5	4
中性	9	6	5
惡意	12	9	8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兩岸距離近，且中共解放軍能力高，對依變數扣除距離及能力，為攻防偏好及對台的意涵。

肆、未來的走向—和平與信任機制

台灣自進入1996年完成第一次民選總統，大陸政策一直是重要維繫台海和平的一個重要指標。從李登輝時代、陳水扁時代，一直到馬英九總統執政，都曾論及兩岸和平協議。如1997年李登輝總統在簽署宣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六周年的新聞稿中，呼籲大陸當局能站到全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高度上來，以促進中國的文明和提昇全體中國人的福祉為念，同時停止在國際上孤立中華民國的行徑，以互示真誠，藉此促成兩岸和平協議的簽署（總統府，1997）。馬英九總統在2008年就職演說中，也提及未來將與中共就臺灣國際空間與兩岸和平協議進行協商（總統府，2008：7）。馬英九總統在2011年就兩岸和平協議議題召開記者會，重申政府推動兩岸簽訂和平協議沒有設定任何時間表，且須具備三項重要前提，即「國家需要、民意支持與國會監督」，倘未來要推動「兩岸和平協議」，一定會先交付人民公投，公投未過，就不會推動簽署「兩岸和平協議」。並提出「十大保證」強調政府推動洽簽「兩岸和平協議」是為了讓兩岸和平的現狀得以制度化，並沒有時間表，且一定會符合「十大保證」，亦即「一個架構」、「兩個前提」、「三個原則」與「四個確保」（總統府，2011）。雖未達成此一目標，但仍是目前所努力的目標。

兩岸重要政治互動，從1987年台灣宣布開放大陸探親，結束兩岸「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由零和邁向民間交流。隨後在1990年兩岸紅十字會金門會談，是首次官方性質民間協商。1991年則由海基會與海協會首度半官分代表的談判。1992年兩岸達成「九二共識」，取得官方高層談判基礎。1995年到1996年中共軍演向台灣海域發射飛彈，企圖利用軍事恫嚇的方式，影響總統

大選結果，卻促使李登輝總統高票當選。1949到1990年間，兩岸關係經過從衝突、緊張到緩和的階段。兩岸必須跳脫玩弄「風險」的邏輯思維，應當積極建立「信任」的可靠基礎（宋興洲，2004）。早先在2014年2月在南京舉行的「兩岸事務首長會議」，則被認為是主管兩岸交流高層政治的歷史性突破。而是否表示兩岸將有更進一步的接觸仍有待商榷。

就兩岸關係未來的和平與信任走向，兩岸政府應該從建立互信機制、進行兩岸經貿同盟治理都有助於朝向這樣的未來走向，改變現有的惡意攻擊型態的類型，促進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的同時，也能建立信任的機制，反之亦然。唯有和平與信任相互構成穩定的機制，兩岸關係才不會倒退回軍事政治對抗的性質，也才能發展出符合兩岸人民期望的永久和平。

一、建立互信機制

根據學者裴德森（Susan Pederson）與韋克斯（Stanley Weeks）的看法，信心建立的作法，可由廣義的與狹義的角度來加以定義。廣義來說，可以包括許多政治、經濟與環境的安排，而這些措施可能與安全無直接的相關性，但是整體上卻能間接增進區域對信心與安全建立之貢獻，並且可能超過那些專門為促進區域信心與安全而特別設計的措施（Susan，1995）。從信心建立角度來看，有三個要素，首先是領導者與外交人員對於安全困境的敏感度，其次增進信任帶來的可接受的不確定性和脆弱性；最後在精英與社會各階層中將帶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價值觀（Wheeler, 2009）。「增加軍備」、「裁軍」或者「武器管制」經常被民族國家認為是確保「和平」的必要手段。但是，它不能歸屬於「和平」論述的範疇，充其量只能算成是一種追求「安全」的論述，畢竟「增加軍備」所可能形成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反而讓主其事之國家變得更不安全，而遑論「和平」（張亞中，2007）。台海飛彈危機後，1998年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就曾向中共當時副參謀長熊光楷提出「兩岸信心建立」的建議，然當時情況並未被採納（郭崇倫，1999）。該中心也成立「海峽兩岸安全倡議」（Cross-Strait Security Initiative）的專案計畫，研究兩岸安全情勢與發展，並提出政策建議（CSIS, 2014）。2010年該中心更出版《建立台灣海峽兩岸信任》（*Build Trus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 Role for Military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更強調軍事互信機制在海峽兩岸的重要性（Bonnie S. Glaser and Ralph A. Cossa, 2010）。

現階段兩岸情勢雖朝穩定方向發展，惟中共迄今仍未宣示放棄對台使用武力，近年在經濟穩定成長有效挹注國防發展下，推動具中國特色之軍事變革，並強調

資訊作戰成效，整體戰力已日益增長，企圖擴大對區域之影響力（國防部，2011，47）。若未能取得在軍事上的互信機制，增加雙方意圖的透明度，將為「安全困境」的重要例證。兩岸和解的前題是相互信任。除了雙方建立信任的基礎外，打破主權的迷思亦是關鍵因素（宋興洲，2004）。在兩岸之間的和平發展理論之中，應是首先發展軍事互信機制與談判理論，尋求兩岸能接受的軍事互信機制避免一方誤認、誤解與誤判而發動戰爭，或是以此作為政治談判的前提，發展出尊重差異、協調差異而異中求同的談判理論，以避免過分求異而引發不必要的衝突（莫大華，2006）。關於信心建立模式的論文相當多。兩岸目前發展的方向，就「信心建立措施」而言，其有賴於國家間之行為抉擇存有共同願意建構彼此安全的選項，國家間的安全與信任才有存在的可能性，信心建立措施的實踐也才有可能發生（丁樹範等，2012）。然在經濟相互依存的選項來看，似乎對於信心建立措施仍非最為優先的選項。況且，又必須在政治之後，方能處理此議題。

二、兩岸經貿同盟治理或兩岸治理

總統馬英九先生認為兩岸未來互設的機構有政治性，但政府把它降低，讓它發揮正常的服務性、事務性的功能，這對促進兩岸交流有非常大的幫助（中央社，2013.10.22）。陸委會主委王郁琦隨後表示，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協商中，許多事項涉及兩岸政治敏感，但基於人民利益，政府沒有迴避；而兩岸政治協商等政治性高的議題，不是政府優先處理事項（中央社，2013.10.24）。國防部長嚴明則表明軍事關係而言，我國與中共是敵對關係（中央社，2013.10.21）。從上述的三段談話，可見面對兩岸部分議題，仍具有敏感性。

2013年1月份行政院核定《黃金十年國家願景》計畫中，有關於兩岸議題，其中包括人民幣回流機制及兩岸貨幣互換，儘早落實貨幣清算機制實際運作。發展具兩岸特色之金融業務、繼續深化制度化協商，推動包括ECFA後續及其他議題之協商，積極落實兩岸已簽署之各項協議，而在國防部回應兩岸和平上，僅列舉推動募兵制度（行政院，2013）。也可看出在深化兩岸交往的同時，國防軍事關係仍無法得到更進一步的提升。當前兩岸關係發展逐步邁向穩定，依據國內民調機構調查，平均近6成民眾主張維持現狀，然而民眾雖然支持政府與大陸進行協商，解決兩岸交流問題，但對於兩岸談及政治性議題、領導人會晤與稱謂問題時則呈現意見分歧，態度較為保留（陸委會，2013）。

許多學者認為同盟關係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主要工具，同盟也是研究國際關係與和平研究一個主要的領域。有關「聯盟」根據戰爭相關計畫（the Correlates of War, COW）定義是正式的、書面的、大多是自願的、協議以及國與國之間的條

約或公約，承諾透過協調方式，主要透過防禦條約，互不侵犯/中立條約，協約方式，規範其行為和軍事緊急政策導致發生衝突。然而現存的同盟關係，已不再侷限於軍事上的同盟，如貿易同盟、經濟同盟等（Sprecher& Krause,2006）。更進一步來說，兩岸之間就現有已建立相關經貿上的同盟，是否能夠產生外溢效應，從低政治敏感度的層面，逐漸向外擴散。如何在不涉及敏感的「主權」意識上，繼續發揮同盟的效應。當然這樣的同盟仍屬於經貿同盟，而非政治軍事同盟，以經貿用語稱述也就是產業合作與互補，尤其是利用中國大陸龐大的市場與資金發展有競爭力的產業（例如晶圓代工、通資訊產業），藉此對抗韓國與日本的經貿競爭，掌握世界經貿發展的方向。

另一個概念，則是「治理」。意味著政府部門從事改革思維的一種演變。過去政府再造的途徑是取法企業，而朝向政治經濟學或是制度經濟學的領域，治理模式則轉向公民社會，結合政策網絡的概念（孫本初、鍾京佑，2005）。兩岸共同事務透過治理的網絡模式，是否能夠讓兩岸之間可以避免主權等敏感議題的處理，或者帶來更大的利益。2008 年政府對對岸恢復兩岸兩會制度化協商，至今已舉行十次兩岸兩會高層會談，共簽署 21 項協議並達成 2 項共識，其中的所觸及議題，不僅在於經濟交流、文化交流、共同打擊犯罪等，都涵括在協商的內容（陸委會, 2014）。中國大陸對我國的軍事威脅雖仍存在，但卻也能夠在不觸及敏感議題下，繼續協商。除了公部門主導政策的走向，另一方面，私人治理成為公共和私營部門的治理變種，顯著影響人們每一天的生活（Rudder,2008）。簡言之，治理總體而言就是政府、公共機關、私部門、公民社會參與之間為解決社會問題或創造社會互動的機會（Meuleman,2008）。海峽兩岸人民互動交往頻繁，無論是大陸旅客或是大陸學生來台灣觀光或就學，都促使大陸人民對於台灣的民間社會治理產生不同於大陸地區的觀點，也就會影響兩岸關係未來的和平與信任發展，尤其是隨著民間組織的互動交往增加，這樣的影響將會更加深入與擴大，從民間社會改變中國大陸政府的治理，改變中國大陸對台灣的惡意攻擊型態類型，特別是意圖上的改變而朝向和平與信任的發展方向。

伍、結論

1979 年 1 月 1 日，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強調兩岸應進行三通四流，並宣布共軍停止自 1958 年八二三炮戰以來對金門等島嶼的炮擊之後，兩岸結束了實際的軍事對抗時期，但兩岸仍處於交流的低點。1987 年，中華民國政府宣布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兩岸實現了民間交流，兩岸關係也進入了另一個里程。然而兩岸關係並未持續保持穩定和平，如 1996 年台海飛彈危機、

2005 年反分裂國家法以及從未放棄武力犯台等因素，顯示我國必須要建立國防軍事力量，而其目的並非準備對抗，顯示自我防衛的決心。

經由 Elman 所建立的模型分析作為初步的分析架構，以現實主義的觀點分析兩岸關係的本質（惡意攻擊型態類型），進而再藉由新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的補充觀點分析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道路，最後提出建立互信機制與兩岸治理或兩岸經貿同盟作為政策建議，期盼走向和平與信任的機制，改變惡意攻擊型態類型的兩岸關係。

建立互信機制僅是兩岸建立對等溝通的起步，然而在國家與軍事安全尚未有共識前，如何走到兩岸治理或兩岸經貿同盟，必須要考量到在何種「架構」下，才能讓雙方都願意接受。此次「反對服貿協議」的抗議活動，就顯示出國內仍有若干人士反對兩岸採取較開放的經貿架構，即使這樣的架構是奠基於「世界貿易組織」自由經貿原則，以及中共對台灣採取優於其他國家的立場。但這樣抗議活動的背後，是存在著對兩岸關係本質的質疑與憂慮，是「一邊一國」的國家與國家的關係呢？還是「一國兩區」的特殊國家關係呢？兩岸之間目前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現狀上仍存在認知的落差，如中共認為終極統一為其目標，然而多數的台灣人民仍希望維持「現狀」。若涉及主權國家平等對談的模式，或不涉及主權該如何確保實現兩岸協議談判內容的可能性，都是必須列入優先考量的因數。特別是國內民意的部分，立法院正在制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即是要強化民意代表在此經貿架構的角色與功能，這是正確的發展方向，尤其能顯現台灣地區民主政治的特色，以及避免國內不必要的猜疑。

台海安全環境仍受中共軍事威脅。兩岸關係雖持續朝向良性發展，情勢相對穩定，雖立即發生武裝衝突可能性降低，然筆者認為未涉及國家關鍵利益時，皆可以利用各種管道，達成議程設定目標。假若涉及國家利益且為核心不可動搖的利益時，中共可能會不惜使用其優勢，達成目標。故強化本身自我防衛的決心，視軍事力量為和平進程可運用的墊腳石，而非絆腳石，方能爭取談判的籌碼。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丁樹範、黃恩浩、王俊評(2012)。中國歷史上的「信心建立措施」：以宋遼軍事關係為例。**遠景基金會季刊**，13(2)，99-141。
- 王官德(2013)。對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近程階段之分析與建議。**展望與探索**，11(4)，34-52。
- 行政院(2013)。**黃金十年國家願景—各部會優先具體政策**。台北：行政院。
- 吳傳國(2014)。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推動與促進。**中華戰略學刊**，103 春季號，67-89。
- 宋興洲(2004)。兩岸關係的突破：從風險、信任到和解。**全球政治評論**，6，35-74。
- 宋興洲、林佩霓，(2009)。東南亞國協與區域安全。**全球政治評論**，25，1-52。
- 林碧炤(2013)。**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張亞中(2007)。開放和平論：追求永久和平的另一個選擇。**問題與研究**，46(2)，1-21。
- 莫大華(2006)。和平研究的理論研究趨勢與啟示。**復興崗學報**，86，115-140。
- 許志嘉(2003)。政黨輪替後兩岸關係發展。**全球政治評論**，2，83-112。
- 翁明賢(2003)。**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安全**。台北：創世文化事業出版社。
- 翁明賢(2010)。**解構與建構：台灣的國家安全戰略研究(2000-2008)**。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陳文政(2010)。二〇二〇年的國軍—軍事的威脅與組織的因應。**臺灣國際研究季刊**，6(3)，107-138。
- 陳偉華(2010)。從「安全困境」至「防衛困境」：臺灣國防的反思與策勵。**遠景基金會季刊**，11(3)，59-97。
- 陳舟(2011)。一個負責任大國的面孔。**光明日報**，2011年4月15日，第13版。
- 楊振富、潘勛譯(2005)。Thomas L. Friedman 著，**地球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台北市，雅言文化。
- 蔡萬助(2013)。美國 2013 中共軍力報告觀察。**亞太和平月刊**，5(6)，11-12。
- 鄭端耀(2005)。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44(1)，115-140。
- 賴文儀(2009)。建立兩岸事件資料庫之方法論初探。**逢甲人文社會學報**，19，19-34。

國防部 (2013)。**2013 國防報告書**。台北：國防部。

總統府 (2008a)。中華民國第 12 任總統就職演說。馬英九總統 97 年言論選集。
台北：總統府。

二、英文部分

- Barnett, Michael and Raymond Duvall (2005) .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59 (1) , 39-75.
- Cordesman, Anthony H. and Nicholas S. Yarosh (2012) . *Chines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Force Development: A Western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 CSIS. (2014) .Cross-Strait Security Initiative,
<http://csis.org/program/cross-strait-security-initiative> (accessed at March 23, 2014)
- Elman, Colin (2005). Explanatory Typologies in Qualitativ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59 (2) , 293-326.
- Gallarotti, Giulio M. (2010) . *Cosmopolitan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Synthesis of Realism, Neoliber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laser, Bonnie S. and Ralph A. Cossa. (2010) . *Build Trus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 Role for Military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 Goldstein, A. (2013) . China's Real and Present Danger. *Foreign Affairs*, 92 (5) , 136-144.
- Golob, Stephanie R. (2003) . Beyond the Policy Frontier: Canada, Mexico, and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NAFTA. *World Politics*, 55 (3) , 361-398.
- IHS Quarterly. (2014) . The Glob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http://www.ihs.com/tl/quarterly/features/chinas-military-modernization.aspx> (accessed at April 23, 2014) .
- IISS (2014) . *Military Balance 2014: The Annual Assessment of Global Military Capabilities and Defence Econom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mphausen, Roy, David Lai and Andrew Scobell. (2009) . *Beyond the Strait: PLA Mission Other Than Taiwan*. Seattle, WA: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 Keohane, Robert O. & Joseph S. Nye(1977). *Realism and Complex Interdependenc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 Lee, Sheryn and Benjamin Schreer (2013) .The Taiwan Strait: Still Dangerous. *Survival*, 55 (3) , 55-62.
- Meuleman, Louis. (2008) . *Public Management and the Metagovernance of Hierarchies, Networks and Markets : the Feasibility of Designing and Managing Governance Style Combinations* , Heidelberg : Physica-Verlag.
- Moravcsik, Andrew (2003) . Theory Synthesi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al Not Metaphysic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5 (1) ,131-136
- Rosenau James N. (1980) . *Thinking Theory Thoroughly*. London: Frances Pinter.
- Rudd, K. (2013) . Beyond the Pivot. *Foreign Affairs*, 92 (2) , 9-15.
- Rudder, Catherine E. (2008) . Private Governance as Public Policy: A Paradigmatic Shif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0 (4) , 899-913.
- Saunders, Phillip C. & Scott L. Kastner. (2009) .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Envisioning a China-Taiwan Peace Agree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3 (4) , 87-114.
- Sprecher, Christopher & Volker Krause (2006) . Alliances, Armed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Theoretical Approache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43 (4) , 63-369.
- Shlapa, David A. et al. (2009) . *A Question of Balance: Political Context and Military Aspects of China-Taiwan Dispute*. Santa Monica, CA: RAND.
- Tellis, Ashley J. (2012) , *Uphill Challenges: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Asian Security*. Seattle, WA: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 Tellis, Ashley J. and Travis Tanner, eds. (2012) .*Strategic Asia 2012-2013: China's Military Challenges*. Seattle, WA: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 U.S DoD(2013) .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 U.S DoD (2012) .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 U.S DoD(2006) . *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 Wachman, Alan M. (2009) . Thinking about A Healthy Military Balance in Taiwan Strait. *Asian Policy*,8:25-32.
- Wheeler, Nicholas J. (2009) . Beyond Waltz's Nuclear World: More Trust May be Bet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3 (3) , 428-445.

三、網路資訊

中央社 (2013.10.8)。102 年國防報告書出爐。中央社：

<http://www.cna.com.tw/Views/Page/Search/hyDetailws.aspx?qid=20131008000032&q=%E5%9C%8B%E9%98%B2%E5%A0%B1%E5%91%8A%E6%9B%B8>。檢索時間：2013.10.24。

中央社 (2013 年 10 月 21 日)。嚴明：軍事部分兩岸敵對，中央社：

<http://www.cna.com.tw/Views/Page/Search/hyDetailws.aspx?qid=201310210221&q=%E5%9A%B4%E6%98%8Em>。檢索時間：2013.10.24。

中央社 (2013.10.22)。總統：並非只經不政，中央社：

<http://www.cna.com.tw/Views/Page/Search/hyDetailws.aspx?qid=201310220304&q=%E5%8F%AA%E7%B6%93%E4%B8%8D%E6%94%BF>。檢索時間：2013.10.24。

中央社 (2013.10.24)。王郁琦：兩岸政治協商非優先。中央社：

<http://www.cna.com.tw/Views/Page/Search/hyDetailws.aspx?qid=201310240063&q=%E5%85%A9%E5%B2%B8%E6%94%BF%E6%B2%BB%E5%8D%94%E5%95%86%E9%9D%9E%E5%84%AA%E5%85%88>。檢索時間：2013.10.24。

自由時報 (2012.2.14)。習近平暗批美在亞太軍事部署。自由時報：

<http://tw.news.yahoo.com/習近平暗批美在亞太軍事部署-202843176.html>。檢索時間：2013.10.24。

郭崇倫 (1999.1.29)。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困難重重。中時電子報：

<http://forums.chinatimes.com/report/tmd/news/88012901.htm>。檢索時間：2013.9.29。

陸委會 (2013)。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 2013.8。陸委會：

<http://www.mac.gov.tw/public/Attachment/391111122786.pdf>。檢索時間：2013.9.24。

陸委會 (2013)。兩岸經濟交流統計速報 2013.8。陸委會：

<http://www.mac.gov.tw/public/Data/310141042771.pdf>。檢索時間：2013/9/24。

陸委會 (2014)。兩岸協議執行成效。陸委會：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102611&CtNode=7526&mp=1>。檢索時間：2014/5/10。

總統府 (1997)。總統簽署宣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六周年。總統府：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4436&rmid=514>。檢索時間：2013/9/24。

總統府 (2008b)。總統訪視外交部並闡述「活路外交」的理念與策略。總統府：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4041&rmid=514>

陳憶綾

&sort=0&order=0。檢索時間：2013/9/24。
總統府（2011）。總統針對「兩岸和平協議」提出「十大保證」。總統府：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5675&rmid=514](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5675&rmid=514&sort=0&order=0)
&sort=0&order=0。檢索時間：2013/9/24。

（投稿日期：103 年 3 月 10 日；採用日期：103 年 6 月 9 日）

兩岸失衡軍事與未來和平的可能：Colin Elman 類型學及國際關係理論綜合的分析觀點